



第一天的展出,没有达到吴先斌预想的效果,前来参观的日本年轻人很少 本版摄影 现代快报特派记者 毛丽萍

Q 昨天一早,日本名古屋市就下起了大雨。

尽管如此,在名古屋市公会堂举办的《为了和平揭露战争的展览》还是吸引了很多日本市民,日本媒体《中日新闻》、《读卖新闻》、《赤旗》等也早早到了。但是遗憾的是,首次参展的中国民间相关团体——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展出的24幅反映侵华日军罪行的照片,虽然位置设在展厅最醒目的主席台上,却鲜有人问津,尤其年轻人。对此,该馆馆长吴先斌表示,这是“南京大屠杀”题材第一次亮相日本,很多日本年轻人根本不知道,“我们再不重视,以后更没人知道了。”他说,他明年还要来,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日本市民了解真相,呼唤和平。

现代快报特派记者 毛丽萍
日本名古屋报道

让真相告诉日本市民

《为了和平揭露战争的展览》昨在日本开幕 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组织的24幅“南京大屠杀”史料照片参展

位置醒目 看的人不多

《为了和平揭露战争的展览》设在名古屋市公会堂4楼,走进展厅,最醒目的就是南京“侵华日军罪行照片”展区了。

放大的24幅照片展板,设在展厅的主席台上。

除了图片说明外,日中友好协会爱知县联合会还特意在这个“展区”作了文字介绍:在南京发生了什么?介绍中称,这里展出的照片,是从南京的民间团体“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”送过来的,出处全部确认过了。“事实上这些照片基本都在日本出版过,虽然之前可能已经有很多人看过,但是在这里展出却能让我们日本人了解‘在中国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照片’。”同时,针对这些照片为什么都不是中国人自己拍的,他们在“介绍”中作了解释:之所以没有中国人拍摄的照片,是因为在屠杀现场拍照极其危险。而且当时拥有相机的富人们,早在战火蔓延至南京之前逃到了其他地方,留在南京城内的只有穷人、农民和一些士兵,其中美国人牧师约翰·马基拍摄的照片被秘密带出,并把事实传向了世界。

尽管位置醒目,介绍清楚,但遗憾的是,前来参观的人并不多,年轻人更是匆匆一瞥后便离开了。

与之相反,此次展览的其他展区,比如细菌战、慰安妇等展区,驻足的日本市民很多。

不过,现代快报记者在现场碰



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馆长吴先斌(右二)等为展览开幕剪彩



日本市民参观“南京大屠杀”照片展

到的中国人却很多,南京安居防火教育培训中心总经理方林甚至专程从大阪赶到名古屋,他说,他是从事民间防火防灾培训的,“听说日本人防火做得比较好,特意来考察,却意

外听到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在名古屋办‘南京大屠杀’展,就特意跑过来了。”另外,还有很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热情地跑过来做起了翻译。

日本年轻人 对侵华历史知之甚少

问及知不知道南京大屠杀?来这里参观的很多老人都点头,可是再想问下去,有些人就摇摇头,直接走了。

原口和加藤女士是特意赶来参观展览的,两人都已60几岁,在南京“侵华日军罪行照片”展区,她们一张一张认真地看着,不时用手指指点点。

原口说,她去过南京,到过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”：“场面是那么凄惨,虽然日本国内很少提及这段历史,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,但这事是不对的,应该承认、道歉。”

加藤女士则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为了真正了解这段历史,她正在努力学习中文。

也许,老人们还有部分了解,年轻人,可就真的一脸茫然了。势川今年16岁,是跟着他妈妈来的,是极个别看完“侵华日军罪行照片”的年轻人,但他似乎并没感觉,“南京大屠杀,我从来没听说过。”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,“以前只知道日本有作为被害的一面,现在才知道日本不仅有被害的一面,还有加害的一面……”

可是当现代快报记者还想进一步采访时,孩子妈妈礼貌地表示,他们要走了。

除了势川外,整整一个多小时,现代快报记者看到,再没有年轻人前往这个展区参观过。

慰安妇也是展览主题 日本市民:应该谢罪

最近,日媒欲撤销慰安妇过往报道,声称相关证言为虚构。

《朝日新闻》曾连续两天在早报上刊文称:经判断认为该报1991年至1992年关于日本军在济州岛强征慰安妇的“吉田证言”是虚构的,决定撤回有关报道。“对济州岛进行了重新采访,没有得到可以证明其证词可靠性的证据。专家的采访也证明,其证词的核心部分有几处矛盾。”

因此,昨天慰安妇展区也成为一大热点。很多日本市民在这个展区停下脚步,水野女士说,她是上世纪90年代从“河野谈话”知道慰安妇制度的,之后就一直关注这个话题,“我去过南京,也去过上海,实地看过,切身体会到当年许多女性被日军抓起来当慰安妇的痛苦,我觉得日本政府应该站出来,早点解决这个问题。”

南京利济巷2号是亚洲最大的、也是保存最完整的“慰安所”旧址,昨天,正在参观的佐藤女士说,听说过这个地方后,她特意去了三次,最早是2006年去的。“了解了很多,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公开谢罪,同时给予经济补偿。”

对于日媒的这种说法,现场,很多日本市民表示不理解,“这是历史,我们要尊重它的真实性……我们希望更多的民间人士能站到一起,推动日本政府早日解决这个问题。”

鸟居达生今年79岁了,他说,这么多年来,右翼的捣乱从来就无法真正阻挠这个展览的进行。聊及南京,他说,2009年3月在“纪念名古屋南京友好城市三十周年民间文化交流计划”的名义下,他们组织了多个民间团体及个人开展了包括“现在才要传递真实的历史!南京发生了什么?追寻我们共同的羁绊”展览在内的文化活动,当时获得了很多参观者的支持。可是,由于名古屋市河村市长“不存在南京大屠杀”的发言,截至目前,两个城市之间的交流一直处于中断状态。

名古屋市民 呼吁恢复与南京友好

可能由于雨大,日中友好协会爱知县联合会副会长鸟居达生先生说,与往年相比,昨天来参观的人不算多。

虽然每年的展览都会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抵制和破坏,比如用高音喇叭进行“声音轰炸”等,但是昨天一整天,展览都办得非常顺利,对此,鸟居达生说:“右翼一股不会到展厅里面,最多也就在入口处‘放放喇叭’……这次很安静,但也不排除有右翼的人混进来,但没闹事,我们也就管不了。”

鸟居达生今年79岁了,他说,这么多年来,右翼的捣乱从来就无法真正阻挠这个展览的进行。聊及南京,他说,2009年3月在“纪念名古屋南京友好城市三十周年民间文化交流计划”的名义下,他们组织了多个民间团体及个人开展了包括“现在才要传递真实的历史!南京发生了什么?追寻我们共同的羁绊”展览在内的文化活动,当时获得了很多参观者的支持。可是,由于名古屋市河村市长“不存在南京大屠杀”的发言,截至目前,两个城市之间的交流一直处于中断状态。

“通过在这里展示南京的照片,我们衷心希望能够让河村市长收回发言,恢复名古屋两个城市的友好交流。”鸟居达生说。

走近 日本老兵



近藤一

近藤一,今年94岁,非常瘦小,但精神不错。

他是当年侵华日军的一员,杀了几十个中国兵,参与了轮奸,拿中国人“试枪”……他对现代快报记者说,当时他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在最前线作战是理所当然的任务,并没有任何罪恶感,“现在想来,当时完全失去了人性,实在是太可怕了。”他称,“到了战场,人就变得不像人了。”

近藤一,1920年出生,在刚满20岁的时候接受了征兵体检。检查痔疮的时候不得不脱光衣服,感觉完全没有有了尊严。他说,这是他失去人性的军人教育的第一步。

1940年12月,他加入了驻扎在中国山西省的独立步兵大队。由于是步兵,所以每个人都配发了三

他,参加过侵华战争 近藤一:到了战场,人就变得不像人

八式步枪。当时经常听到的说教就是“这枪上面雕刻有菊花的纹饰,拿着这些天皇赐予的三八式步枪的你们,是天皇陛下的军人,也就是皇军士兵。要把上司的命令当做天皇陛下的命令一样”。老人回忆,新兵军训的一天,他们被要求在广场集合。前面的木柱上绑着两个穿着普通衣服的中国人的右胸。“被刺中的中国人的惨叫在我耳边回荡。”近藤一说,当时他排在第六或第七个,轮到他刺的时候,那人已经奄奄一息,头也低下了,衣服也被鲜血染红了。“我当时感觉像切豆腐一样,就刺了一刀。完全没有意识到杀人的罪恶感。”

不仅开始杀人,近藤一说,他还参与了轮奸,“有一天,我们抓到了一个30岁左右的抱小孩的妇女,大家轮奸了她。为了不让她逃跑就让她不穿衣服跟着我们,但在山谷中休息的时候,我们中的一个(日本兵)把不停哭泣的婴儿丢到了谷底,那女人也追着小孩儿跳了下去。”

几十年过去了,近藤一没有忘记这些,1992年,他参加了原日本兵组成的民间团体“不战士兵之会”,并在15分钟左右的小型演讲会上讲了自己的一些经历。1999年,他首次在演讲中提到了自己曾参与轮奸。之后的演讲中,还提到了曾经用中国人试枪。

由于在公开场合提到在中国的经历,老人说他得到了一些老战友的指责,“但我觉得把我的经历告诉更多的人是‘活下来’的我的使命,到了战场,人就变得不再像人。如果不讲述在战场上的真实经历,那么就不能把战争的惨状传递给更多的人。日本能否成为真正的和平之国,与战争中的受害者和我逝去的战友们的亡灵息息相关。”

他,战败后在中国待了十几年 前畑信男:我有一颗中国心



前畑信男

前畑信男,戴副眼镜,花白的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。虽然已经88岁,但老人记忆清晰,相当健谈。

他说,1945年5月,战争进入尾声,当年他只有18岁,在沈阳通化,日本“关东军”开始撤离,留下了年老、年轻的“断后”,就这样,他开始了难熬的生涯。

日本战败后,他颠沛流离,1946年的一天,饿极了,他就蹲在路边讨饭,这时,一个扛着大锅的

中国人给他吃了点东西,“可能是炊事班的。”前畑信男说,那个中国人姓刘,后来他才知道他是八路军,“当初是为了吃饭,加入八路军,而实际上也正是吃饭感动了我。”他说,在日本,等级观念很强,“刘先生身份比我高,但在吃饭的时候,他把手里的夹给我吃,这在日本肯定是不可能的,让我感觉到了部队的不一样,觉得这些人不错,于是就跟着他们走了。”

“我们先是到东北去找当年被乱扔的毒气弹,捞起来处理掉。”然后又跟着部队东征西战,在中国一呆就是十几年,直到1959年他才重新回到日本,“18岁走,30岁回,我把我的青春献给了中国。”

说到这里,老人笑了,他说,回国后,他曾4次回到中国,最早一次是1987年,“到了通化,去看看我曾经呆过的地方。”他说,后来还去过天津等地,寻找当年的战友,“可是到哪儿,等来的消息都是‘战死、战死、战死’,我觉得已经没有人能和我共同回忆那段过去了。”

老人说,现在年纪大了,就是想回中国一趟,都比较难了。

“我的心,我的青春,都贡献给了中国。”前畑信男顿了一会儿,他说,他想告诉年轻人,“中国是我的母亲,当然日本也是我的母亲,我有两个母亲。”

“我们先是到东北去找当年被乱扔的毒气弹,捞起来处理掉。”然后又跟着部队东征西战,在中国一呆就是十几年,直到1959年他才重新回到日本,“18岁走,30岁回,我把我的青春献给了中国。”

对话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 馆长吴先斌



部分日本市民 习惯了选择性记 忆,为了揭露真相 我们以后还会再来

现代快报:自费到名古屋参展,可能很多人不理解,为什么要这么做?

吴先斌:参加这样的民间展览就是要让日本市民了解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,反对暴力,反对战争,这样的展览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,今年“南京大屠杀”史料的亮相,就是希望大家铭记历史教训,远离战争,呼唤和平。

现代快报:这些参展的照片是怎么选出来的?

吴先斌:今年3月份,我收到日中友好协会爱知县联合会邀请后,就对南京大屠杀照片进行了挑选,原先敲定72张,但由于场地限制及内容所限,最终对方选了28张,定好照片后,日方要求找出每张照片的出处,我们确定一切无误后,主办方又拿到名古屋档案馆和《每日新闻》去查,得到的答复是没有,后来,我们又对主办方作了承诺,全套的电子档带过来,这样,展览馆才同意我们这些照片参展。

现代快报:经历了一天,有什么感受?

吴先斌:昨天,到展厅参观的人数有四五百,可年轻人还是偏少,虽然昨天下午,来了一些年轻人,但他们只对日本受害史感兴趣,对日本加害史只是匆匆一瞥。不过,让我欣慰的是,我遇到了一群日本中学生,他们正在做日本加害历史的调查。他们告诉我,在收集历史资料中,发现日本加害方面书籍越来越少了,这让我看到了一个希望,我跟他们说:今后你们要做这方面的调查的话,我们馆藏有1000多小时的影像资料,需要的话,我可以帮助你们。

现代快报:原来您到名古屋参展的目的是让更多的日本市民知道历史真相,但现在“南京大屠杀”亮相后,年轻人来参观的并不多,你觉得此行意义达到了吗?

吴先斌:说实话,有点遗憾,尽管主办方给予了很大支持,我们自己也已经过了5个月的筹备,但是在这还没达到我原来想象中的效果,这说明,我们对历史的宣传还不够,一方面没有让加害国的市民积极感受到我们受害国民众的愿望,另一方面,部分日本市民在历史面前习惯了选择性记忆。

现代快报:碰到这么多意外,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?

吴先斌:以后还需要到日本来介绍南京大屠杀的这段历史,通过不同方式,不仅仅是照片,而且还有文章、影像、留学生口口相传等形式,我们特别要支持日本民间力量中做加害历史调查的人。